

认识立场标记“我觉得”初探^{*}

徐晶凝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提要 “我觉得”是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个认识立场标记。语义上,“我觉得”所表达的说话人的确信度较低,不过,也可与表高确信的其他立场标记共现。在语篇中,“我觉得”除了用来引出说话人的不太确信的主观看法以外,它的低确信特点更常被说话人利用,以减缓面子威胁,构建交际语境。

关键词 认识立场 面子 语义确信度

“我觉得”是汉语口语中常见的一个认识立场标记(markers of epistemic stance),也可以叫做认识短语(epistemic phrase),它由第一人称代词“我”与感知动词“觉得”组合而成。在国外及国内英语学界,学者们已经对 I think, I guess 等认识短语作过诸多研究(Hans, 1987; Holmes, 1990; Traugott, 1995; Aijmer, 1997; Simon-Vandenbergen, 2000; Kärkkäinen, 2003; 胡健, 2005; 王景丽, 2006 等),而汉语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郭昭军, 2004; 方梅, 2005; 王宏, 2008; 冯军伟, 2010 等)。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虽然“我觉得”的意义与句法很容易掌握,但是,学生在实际使用中,却往往与其他认识短语,如“我看”“我想”“我认为”等混用,不能根据语境表达的需要对它们进行得体地选择和运用。比如张妍(2006)发现了“觉得”与“认为”“想”混用的情况。在北京语言大学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我们还发现很多误用现象,如:

- (1) a. * 第三,我特别喜欢当你的公司的模特,因为我想你们的衣服真是很美丽的,如果会做广告为您的产品,这对我也是很满意的事情。(应该用“觉得”)
- b. * 其次,对于“帮助的心”,我看人应该考虑到自己要的时候,别人也有的观点,而且还应该考虑到哪怕自己吃点亏,也要帮助别人的看法。(应该用“觉得”)
- c. * 我的父亲我五岁时去世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亲父。(应该用“觉得”)
- d. * 于是我看文章中的丈夫为了让自己的妻子不再痛苦帮助她自杀是非犯罪的,而且这也是在死者的要求下进行的。(应该用“认为”)

造成这些偏误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学生母语负迁移,因为这些认识短语在英语中都可以对译为 I think,汉语学习者在运用它们时可能不加区分;二是教师没有明确教授学生这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现代汉语语篇的结构和范畴研究”的资助(项目编号:2009JJD740001)。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些认识短语在语篇中的运用条件,这与我们的本体研究欠缺有关。

本文以电视剧《我爱我家》为分析语料,对认识立场标记“我觉得”进行初步分析,以发现它在口语语篇中的使用规律。

一 研究对象的限定

从语义上来说,“我觉得”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一是表达经验者的感官感受,记做“我觉得₁”。如:

(2) 啊这就好多了……昨我一宿没睡我觉得有点累,要不咱们改天吧。

(3) 噢,这个啊我还就觉得这个部位比较舒服……

二是表达说话人的主观立场。“觉得”自身的词汇意义已经减弱,“我觉得”整体表达的是说话人的主观看法,是一个认识立场标记,记做“我觉得₂”。如:

(4) 我觉得朝阳叔叔也挺可怜的,人虽然缺点儿心眼儿,可老闲不住,总想异想天开地干一番大事业。

在一部分用例中,“我觉得”同时带有上述两种含义。如:

(5)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儿?啊?我就老觉得这个肚子里面不对劲儿。好像,呃,里面总是乱动。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在这个用例中,“我觉得”一方面表达了说话人的一个感官感受,一方面也同时表达了说话人的主观判断与看法。在统计语料时,我们将这部分语料作为认识立场标记“我觉得”的非典型用法,不加统计。

正如上面所引例句所示,“我觉得”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在我们的语料中,检索到的就有“我心里觉得/我这会儿就觉得/我现在倒真觉得啊/我突然觉得/我老觉得/我就老觉得/我还是觉得/我开始觉得/我还真觉得/我是觉得/我也是觉得/我也觉得/我倒觉得(啊)/我无非就是觉得啊”。如:

(6) 二哥,您夸我呢是吧?我也觉得我比一般人唱的好。

(7) 哎呀,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哎,我这会儿就觉得我起码,年轻了有10岁。

(8) 我倒觉得这方案可行。您想啊,和平这二十年的事都想不起来了,咱不得一点一点帮她回忆啊。

“我觉得”中间所带的插入成分,往往是因为上下文语义衔接的需要而插入的,它们或者是表示时间的词语(如:这会儿、老、现在、开始),或者是其他的表示说话人立场的词语(如:倒、无非就是、还)、或者是表类同的“也”。这些插入成分增加了语篇的连贯性,或者加强了认识立场表达的维度,但都不影响“我觉得”表达认识立场的功能,也不影响后接小句命题意义的表达。我们把这些用例也看作是认识短语“我觉得”的记号形式(token)。

虽然“我觉得”具备一般的主谓结构之结构松散的特点(朱德熙,1982),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但是,在语料中却未发现1例“我”与“觉得”中间插入语气助词的情况。说话人若使用语气助词,一般都是将其置于“我觉得”之后或从属小句的主语之后。如:

(9) 爸!我觉得吧,咱们人虽然离了休,可思想不能离休,您说对不对爸?

(10) 大姐,俺觉得俺妈呀,咋不早生俺几年,让你受了这么委屈,好在这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又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中进行了验证,也没有检索到 1 例“我觉得”中间插入语气助词的例子。这说明“我觉得”具有一定的语音上的整合性,而语音上的整合性往往对应着语法上的凝固性(Bybee 2001; Tao, 1996)。因此,本文将“我觉得”作为一个完整的认识立场标记,而非一个普通的主谓结构短语。

区分“我觉得₁”和“我觉得₂”,除了依据“我觉得”所在上下文来判断它所表达的语义之外,我们还采用了句法操作标准。即“我觉得₂”即便是中间带有插入成分,也可以从句子中分离出来,去掉或置于句末都不影响句子命题意义在语篇中的表达。如:

(11) 我觉得朝阳叔叔也挺可怜的,……

→朝阳叔叔也挺可怜的,……我觉得。

(12) 哎呀,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哎,我这会儿就觉得我起码,年轻了有 10 岁。

→哎呀,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哎,我这会儿就起码,年轻了有 10 岁,我觉得。

(13) 朝阳叔叔,我也觉得我小姑太不够意思了。

→朝阳叔叔,我小姑也太不够意思了,我觉得。

而下面的用例中,尽管从语义上来看,“我觉得”似乎更多地用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看法,但是,“我觉得”在句法上却不可分离,不能看作是“我觉得₂”:

(14) 谢谢你志新哥哥,难得你这么热情,今天,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心里觉得,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倒像故友重逢的样子唉。

→?……今天,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倒像故友重逢的样子唉,我心里觉得。

本文依据上述语义和句法操作两个标准来严格限定认识立场标记“我觉得₂”,这样,在《我爱我家》中共检索到典型的“我觉得₂”(包括中间带有插入成分的用例) 61 例。为行文方便,下文径直使用“我觉得”。

二 “我觉得”的语义确信度

“觉得”的词汇意义在认识立场标记“我觉得”中已经有所弱化,不过,“我觉得”在语篇中的意义,与“觉得”本初的词汇意义仍有密切的关系。说话人使用“我觉得”总是带有从主观感受的角度谈自己立场的含义。如:

(15) 和平: 得了,苹果一切两半儿,圆圆一半儿——耗子一半。(下)

圆圆: 我觉得自从咱家有了耗子,我在家里的地位急剧下降,如今已沦落到与耗子争食的地步了。

圆圆的主观看法,是依据她的主观感受得出的。作为一种立论证据(evidence),主观感受相比之下可能并不可靠。因此,当“我觉得”用于表达说话人的立场时,说话人的确信度往往不高。在上下文确信度较低的情况下,说话人往往选择使用“我觉得”。如:

(16) 小桂:(化妆上)大姐,你看俺呢?俺觉得,自己也长大了 10 岁(嗯),不中,那俺年轻了 10 岁(嗯?),也不中(嗯),俺还是现在这岁数(噢),大姐,你看俺漂亮多了是不是?

和平: 是是……

(17) 志国: 和平? 你说吧。

和平: 哎呀贾志国 要不然还是你说吧。

志国: 你说吧。

傅老: 不要推来推去的,干脆说,你们什么时候去办喜事啊?

和平: 啊就大爷,我觉得吧,就我们俩年龄都不小了(傅老: 对对对),赶早不赶晚

(傅老: 对对对),明年春节就办吧……

在例(16)中,保姆小桂对自己化妆后的状态不那么确信,使用“我觉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例(17)中,和平向傅老表达想要结婚的心愿,但是并不清楚傅老的态度如何,或者因为不好意思而难以直接确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她使用“我觉得”做了试探性的表达。

“我觉得”本初意义所带来的低确信度,直接影响了它在语篇中的分布,即它的分布与交际双方的地位高下具有一定的关联。当交际双方地位不平等时,“我觉得”很少被地位高的说话方选择使用,而是常被地位低的一方使用,或者用于交际双方地位平等的情况下。在《我爱我家》中,“我觉得”的使用频率与交际双方地位高下间的分布关系,见下表:

说话双方的关系	平等关系	下对上	上对下
我觉得(61)	24 约39%	28 约45.9%	9 约14.1%
我看(191)	75 约38.8%	29 约15.7%	87 约45.5%

可以看出,在交际双方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地位高的说话方选择使用“我觉得”的可能性仅为14.1%,而地位低的说话人选择使用它的可能性却为45.9%。在这个表中,我们还增加了另外一个认识立场标记“我看”的分布情况,以与“我觉得”进行对比。“我看”是一个高确信的立场标记,它更多被地位高的交际方使用,分布上与“我觉得”恰恰相反。

不过,虽然“我觉得”自身表达的是低确信的主观立场,但在语篇中,它却并非总是用于引出低确信度的看法。如:

(18) 和平: 同志们,情况严重了,事情肯定已经暴露了! 要不然于大妈怎么会找上门来呀……

傅老: 不会呀,刚才不是说……

和平: 嗨,她肯定是试探咱们呢,我觉得她肯定怀疑上咱家了。

志国: 怀疑让她怀疑去呗,咱自己家的东西,是不是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咱怕什么呀?

在这个用例中,和平虽然使用了“我觉得”,但在其后的命题表达中却使用了高确信度的情态副词“肯定”,这表明她对自己的判断抱有很高的确信。在语料中,我们统计发现,与“我觉得”共现的其他立场标记,有如下一些:

语气副词: 确实(1)、没必要(1)、肯定(2)、根本(2)、无非(1)、未必(1)、还是(1)、倒(4)、好像(2)

情态助动词: 会(1)、应该(2)、可以(2)

语气助词: 嘛(1)、啊/呀(4)、的(7)、吧(2)

(19) 孟朝阳: 圆圆又怎么了? 还是上回那点儿破事儿,我觉得根本没什么错,按经济规律办事儿嘛。

(20) 傅老: 我觉得你们这个拍法很不真实嘛。

(21) 圆圆: 妈,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穷家小妇人。

这些与“我觉得”共现的立场标记,其所表达的说话人对命题真值的承诺度(commitment, 徐晶凝 2008)从左到右大致是依次降低的。从分布频率上,我们不难看出,高确信标记与低确信标记并无明显差异,甚至高确信标记还略多于低确信标记。

那么,“我觉得”自身的低确信,与它所在上下文的“高确信”,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三 “我觉得”在语篇中的功能

语料分析显示,“我觉得”在语篇中有一个突出的语用功能,即做面子(face)工作,减缓面子威胁,构建交际语境。下面,我们分别分析“我觉得”在会话中的几种分布情况。

3.1 标记不同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说话人的看法不同于交谈另一方。主要有两种分布情况:一是就某个问题直接提出一个不同于对方的观点。如:

(22) 圆圆: 爷爷您那算法我觉得根本就不科学,您都六十多了,我刚十二,我和您怎么比呀? 要比就都按十二岁比,您十二岁的时候当过几回三好学生啊?

傅老: 我当过……我们那会儿没有三好学生,我当时因为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还让学校给开除啦哈哈。

二是用于劝说、建议、批评或反驳对方等。如:

(23) 和平: 爸! 我觉得吧,咱们人虽然离了休,可思想不能离休,您说对不对爸?

傅老: 什么意思?

和平: 您看您刚退下来一个星期,放松了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立刻趁虚而入——您马上沾染了一切向钱看的恶习,……(劝说)

(24) 志新: 哎,听见群众的呼声了吧? 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找一个能力更强的同志把他给替了?(建议)

(25) 圆圆: 打吧,打吧打吧你打吧,反正我已经把我们家电话线给掐断了。

苏苏: 贾圆圆! 我觉得你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和平阿姨作为新社会的妇女,共和国的公民,她有人身自由,她想去哪就去哪,我不允许你和你爸合起伙来欺负她。(批评)

(26) 和平: 世上哪有那么些如果呀,再说还有你圆圆姐姐呢。

苏苏: 那我爸这边儿还有我呢,我觉得孩子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别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包括他的父母。(反驳)

在语料中,共有 27 例“我觉得”是用来标记不同观点的,约占总语料数量的 44.3%。为什么“我觉得”的这种用法比例如此之高? 这很可能与“我觉得”自身语义确信度较低有关。

根据礼貌原则中“尽量与对方保持一致”的准则(Leech, 1983),发表不同于对方的看法就可能对对方造成“面子威胁”。如果说话人使用“我觉得”则可以标记出一种不确信的姿态,从而可以减缓对对方面子的威胁程度。以例(22)为例,孙女圆圆对爷爷提出了直接的反驳,在脱口而出的过程中,她可能意识到唐突,而插入使用“我觉得”以减缓对爷爷的不敬,从而构建尽量维护对方面子的交际语境。例(23)中,地位低的说话方儿媳妇和平要对地位高的一方傅老提出批评,这个话语行为本身是高威胁性的,和平在开口前已经充分意识

到了。她为缓解面子威胁而采用了如下策略:在话轮起始处使用了“我觉得”并附上表达“将确认权交由对方”的语气助词“吧”(徐晶凝 2003、2008),在话轮结束时,又以征询的口吻使用了问句“您说对不对”,以期得到傅老的认同(alignment),并且在话轮开始与结束时分别使用了亲昵称呼语。

3.2 引出负面评价

“我觉得”第二大用法,是用于引出对交际另一方,或在交际中对他人做出负面评价。共11例,约占总语料量的20%。如:

(27) 和平:那算什么呀?我们家……我们家虽然没来历,那也不能你们吃油条我吃馒头啊。

圆圆:妈,我觉得您确实是个穷家小妇人。

和平:嗯?

圆圆:一根油条都争,没见过世面。

(28) 志国:唉朝阳,在这一点上我跟你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圆圆:朝阳叔叔,我也觉得我小姑太不够意思了。

(29) 志国:(略)我今后,我今后再也没有脸面见你了,我觉得我的所做所为,我不像个男人……

在例(27)中,圆圆对母亲和平做出了负面评价;例(28)中,圆圆同意父亲志国的看法,对小姑做出负面评价;例(29),志国对自己做出负面评价。无论是哪种情况,做出负面评价都有损于被评人的面子,说话人选择使用“我觉得”在语言形式上标记出不确信的姿态,可以起到一定的减缓面子威胁的作用。

3.3 安慰对方或自我辩护

语料中有7例“我觉得”用在安慰交际另一方的语境当中,有2例用于自我辩护。在这两种用法中,说话人主要都是用“我觉得”引出安慰或辩护所依据的原因或理由。如:

(30) 志新:唉唉唉嗨,大哥呀,要我说你这事儿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嫂子呢对你不依不饶,这也在情理之中,女人么。我觉得这事最关键的是那姓顾的小子在搅和,你们谁给我出趟路费我豁出去我生意不做我奔趟杭州,我亲手把那姓顾的小子给他废了不就结了……

(31) 志新:燕红(略)真的。你千万别为这事太自责了。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咱们俩的心反而贴得更近了,说不定以后……

(32) 和平:对呀到时候您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您就直接问她,“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志国:她要是同意呢,咱说办就办不就行了?

傅老:(喜笑颜开,从床上起来)好好好……啊啊啊……看,你们都想到哪儿去了嘛,我无非就是觉得啊,小吴这个人,比较能谈的来,……(略)

当说话人安慰对方时,其实也隐含着对对方面子的一种否定——你做不到,要靠我来安慰,因此,说话人有必要照顾到对方的面子需求,将自己的看法以一种不那么确定的立场表达出来。而“我觉得”用于自我辩护时,在我们的语料中,都是说话人感到不好意思时自我辩护,也就是说,说话人同样有一种维护面子的需要,他以“我觉得”引出自我辩护的理由,不确信的姿态更容易争取到对方的认同。

3.4 引出不确定的判断

有9例“我觉得”用于引出不确定的判断。在这些用例中,“我觉得”在面子工作方面的作用不突出。如:

(33) 和平: 哟哟爸来了爸赶紧坐这歇会儿……

傅老: 找什么打井队啊。

和平: 真是……

傅老: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问题?

(34) 老傅: 哎呀,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哎,我这会儿就觉得我起码,年轻了有10岁。

3.5 同意对方

还有6个“我觉得”在交际中是用于同意对方的意见或建议。如:

(35) 傅老: 啊?……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嘛……

吴老: 我也是觉得他肯定是不在人世了,这么些年呢,我也没怎么想过他,不过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反倒特别怀念年轻时候的事情……

(36) 和平: (略)我瞅瞅日子……我觉得坐火车可以呀,可以!火车,噢……小张小张,去给我拿张火车时刻表儿来。

(37) 圆圆: 爸,您这说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呀。

傅老: 是啊,这不越说越远了么。

和平: 我觉得也是。

志国: 是什么是,现在说的就是圆圆,圆圆,你自己先说说,你这两天,从昨天到现在,你想好自己的缺点没有啊?

例(35)吴老和傅老在谈论一个多年没有音信的老朋友,例(36)和平在打电话时临时听取了对方的建议,例(37)和平同意圆圆和傅老的意见,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志国的反对^①。在这些例子中,说话人使用“我觉得”时,主要传达了自己对命题的不那么确信的态度,“我觉得”在面子工作方面不起主要的作用。

3.6 小结

从“我觉得”在语篇中的分布与功能来看,它自身语义中的“低确信”在言谈交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标记不同于对方的观点,还是安慰对方或自我辩护时,或者是引出负面评价,它都主要凸显了说话人对面子的关注,这种用法在总语料中高达46例,约占76.6%。而观察一下与“我觉得”共现的其他立场标记,则可以发现,那些高确信标记,也主要是出现在“我觉得”凸显“面子工作”的语境中。这也就回答了我们第一节所提出的问题:即“我觉得”自身的“低确信”这一特点被说话人利用,以降低对交际另一方的面子威胁,构建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

四 结语

本文以影视剧剧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我觉得”的分布及其功能进行了分析。根据陶红印(2010a、b),自然口语中的语言现象与影视剧对白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其实存在较大的差

^① 这样的用例其实也可以归类为“标记不同观点”。

别。因此,我们这一研究尚不能概括为“我觉得”在口语中的所有用法特点。为了观察“我觉得”在自然口语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又对一段自然口语录音进行了分析,发现“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些语篇功能。

4.1 标记旁白

在叙述过程中,如果说话人插入一个旁白(aside)。他可以用“我觉得”标记旁白部分的开始(Schiffirin,1987:36-37),即“我觉得”所管辖的话语部分是与话轮中正在叙述的事件进展无关的,是谈话中的另一个话语单位。如:

(38) (背景:R讲述电影《美丽心灵》中的故事)

R: [老]老破译那些密码儿,资料什么的,其实呢,全是他的幻觉,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儿,后来就是他老嗯,他老产生就是那幻觉里有三个人,……[略,中间部分是故事的叙述]但是就是这个人最后知道了自己是那个,就是就是神经有问题的时候,他一阵儿不能接受,但是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有头脑的,他说了我知道你是幻觉,就跟着他这幻觉里的人说话,说因为你不会变老,就(是)他自己都老了,但是那那三个人没老。

L: mm

在这段对话中,R在叙述一个产生幻觉的人的故事,叙述过程中,他发表了自己对这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有头脑的”,然后继续故事的叙述。说话人除了用“我觉得”来标记旁白之外,还配合运用了“其实”,以向听话人表明他接下来的话语与故事的进展无关,只是一个额外的信息。

4.2 重提旧话题

“我觉得”也可以用于重提旧话题。如:

(39) R: 反正挺稀奇的一辆出租车。

L: 嗯

R: (…Wang Ziwei 坐里头)

()

L: 好累啊

R: 啊哈,我还觉得房屋,特别房屋建筑特悬,然后[但]

L: [啊对!]

R: 但是他们说四个班就一个不过的。

L: 真的啊,判完了?

在这个对话中,交谈双方在谈论考试情况的过程中,R想起了在出租车里看见Wang Ziwei的事情,之后,他重新提起先前谈论的话题。

4.3 占有话轮

说话人用“我觉得”提出自己的观点,占有话轮,并继续发话。如:

(40) R: 特别难,像计算机编程什么的。

L: 那可是他要不会的话,他将来怎么办啊?我觉得跟咱们不一样,比如说咱房屋建筑学不会,没没什么。咱们只要会算那什么结构(就…),房屋建筑学本来就是背的东西,将来你查资料都可以。可是像他那个,他要是不会语言的话呢,那

将来他他他都……,他要是干这个的话,他没法弄啦。

R: 也是,不过会在工作中积——积累经验。()而且好多东西,你只是在实践中用的时候,只是你用,你不用说,嗯,就是非得背着把它写下来什么的。

L: M,反正我觉得房屋建筑学,考得没什么意思,因为他那些东西全是书上边儿的,你去照书抄去,不就完了吗?你想用,比如你设计一窗户,你照书上看窗户那尺寸什么的,(人梯)尺寸什么的,你你你查一下儿就行了,又不是说你设计的时候,不让查书。

R: M,那倒是。

L: 考这没什么意义,而且他要是好多都是什么,就是楼梯的那个——

R: M

L: 好多都是经验值——咱们又没有经验,你考那个没什么用——我觉得房屋建筑学这种东西,就应该就应该是平时,……

在这段对话中,L是主要的说话人,他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总是用“我觉得”引出自己的看法,然后便展开论证,或引用更多的证据,或逻辑推理,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交谈的另一方R仅提供支持性的反馈(supportivereactive)“M,那倒是”等。在这个对话中,谈话双方不存在观点上的冲突,说话人L使用“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告诉听话人他接下来要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请听话人注意倾听。

在下面的用例中,“我觉得”占有话轮的作用更为明显:

(41) [背景: 谈论一个女生因为觉得专业太难而转系。]

R: 哇,真好!

L: 可是,我觉得她那人特失败,你就学这个的,你你你你已经学了,你就有什么可不,又不是弱智,你就自己,你使劲看,我就不信那看不会,其实你觉得咱们这个,我觉得咱们这也挺难的呀,你们(…)那个什么(…)也挺难学的呀,但是(…)说不会。

R: 其实好多东西你看进去就掌握窍门儿了,我觉得应该是都挺好的。

L: 再说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嗯,虽然说挺难的,但是但是靠智商的东西还是挺少的,就是说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去看,你可以一天到晚,嗯这一年不干别的,你就光看这个,又有老师辅导你,又有书,你又在这环境里边儿,你又可以做实验,有什么不会的呀。……

在这里说话人L一边思考一边发话,“我觉得”占有话轮的作用更为明显。当他最终想出论点之前,他有很多的迟疑、重复。而“我觉得”在这些迟疑、重复之后提醒听话人他将马上说出自己的看法,没有马上说出时,他则借助“嗯”等手段仍然占有话轮。

这些分布说明,“我觉得”在语篇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的功能,可以作用于语篇的不同层面(Schiffrin, 1987):

概念结构(ideational structure): 标记旁白、重提旧话题

交换结构(exchange structure): 占有话轮、结束话轮

行为结构(action structure): 标记不同观点

参与框架(participant framework): 减缓面子威胁

不过,因为自然口语语料数量的局限,我们尚不能对“我觉得”在自然口语语料中的分布与功能做出数据统计。“我觉得”在分布与功能上的对应关系,以及何种功能是其主要功能,它与认识短语“我想”“我看”“我认为”“我觉得”等的功能分工有何不同,等等,这些问题还需要大规模自然口语语料的支持。因此,本文仅为初探。

参考文献

- 方 梅 (2005) 论语义谓宾动词的虚化——从谓宾动词到语用标记,《中国语文》第6期。
- 冯军伟 (2010) 现代汉语认识情态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郭昭军 (2004) 现代汉语中的弱断言谓词“我想”,《语言研究》第2期。
- 胡 健 (2005) 话语标记语 I think 在英语会话中的语用功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第4期。
- 陶红印 (2010a) 从语体差异到语法差异(上)——以自然会话与影视对白中的把字句、被动结构、光杆动词句、否定反问句为例,《当代修辞学》第1期。
- 陶红印 (2010b) 从语体差异到语法差异(下)——以自然会话与影视对白中的把字句、被动结构、光杆动词句、否定反问句为例,《当代修辞学》第2期。
- 王 宏 (2008) 现代汉语“我说”类话语标记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 王景丽 (2006)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话语标记语 I think 的用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晶凝 (2003) 语气助词“吧”的情态解释,《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第4期。
- 徐晶凝 (2008)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
- 张 妍 (2006) 欧美学生汉语中介语易混行为动词和心理动词考察,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Aijmer, Karin (1997) *I think*—an English modal particle. In Toril Swan & Olaf Jansen Westvik (ed.), *Modality in the Germanic Language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47.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ybee, J. (2001) *Phonology and Language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s, Arndt (1987) Cognitive verbs and the indication of utterance function. In James Monaghan (ed.) *Gramma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s*, 24–36. London: Francis Pinter.
- Holmes, J. (1990) Hedges and boosters in women's and men's speech.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0.3, 185–205.
- Kärkkäinen, Elise (2003) *Epistemic Stance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ompany.
- Leech, G. (1983) *Pragmatic Principles*. London: Longman.
-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mon-Vandenberg, A-M. (2000) The function of *I think*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 41–63.
- Tao, Hongyin (1996) *Unit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Prosody, Discourse and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Company.
- Traugott, E.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Dieter Stein and Susan Wright (ed.)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 37–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Wǒ juéde*

Xu Jingning

Abstract *Wǒ juéde* (我觉得) is an epistemic stance markers in spoken Chinese, which indicates, semantically, the speaker's low degree certainty of something, while it can co-occur with markers of high degree certainty. It is found in this study that, besides its normal use, *wǒ juéde* is often employed by the speaker to do face work in order to constru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locutors besides to express his uncertain opinions.

Key words epistemic stance, face, degree of semantic certainty

作者简介

徐晶凝,女,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话语情态和对外汉语教学语法。

(通讯地址: 10087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 20 届年会(IACL - 20) 征稿启事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20 届年会将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 - 9 月 1 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召开。会议诚挚邀请世界各地从事汉语语言学和境内语言研究的学者、学生踊跃参加。

一、大会论文提要征集

准备在会上宣读论文的学者须提交论文提要,每位报名者在一篇独立完成的论文提要之外最多还可提交一篇合写的提要。论文宣读的时间为 15 分钟,并有 10 分钟的讨论时间。欢迎您通过互联网提交论文提要,网址为: <http://linguistlist.org/confcustom/iacl2012>。您也可以将论文提要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至大会电子邮件地址: iacl2012hk@gmail.com。论文提要请在 2012 年 4 月 9 日前提交。审核的结果将于 2012 年 6 月 1 日左右公布。

二、青年学者奖(包含 YSA 奖、MJH 奖、IRA 奖) 论文征集

本届 IACL 年会循例设置“青年学者奖”(YSA)、“桥本万太郎汉语历史音韵学奖”(MJH)及“跨学科研究奖”(IRA)三种奖项,并组织论文竞赛。参选资格为:(1) 候选者在 2012 年当年不超过 35 周岁、且职称在副教授以下(不包括副教授);(2) 曾经获得 IACL 往届年会上上述奖项者不得参加本次论文竞赛;(3) 曾经入围 IACL 往届年会论文决赛、但未获奖项者,符合第一项条件的,仍然可以参加本次论文竞赛,但不得提交与往届入围决赛论文相同的论文。欲参加论文竞赛者请于 2012 年 4 月 9 日前提交提要与完整的论文,并将文件通过附件传送至 iacl2012hk@gmail.com,并在电子邮件的标题栏写上 YSA。摘要及本文的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4 月 20 日。

更多详情,请访问网址: <http://www.iacl-20.cbs.polyu.edu.hk>。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 20 届(IACL - 20) 年会组委会 供稿)